

大 磯 随 感

吉 田 茂 著

(内 部 讀 物)

世 界 知 識 出 版 社

大 磯 随 感

吉 田 茂 著

刘德有 郑 文译

韓潤棠 刘德有校

(内 部 讀 物)

世 界 知 識 出 版 社

1963 年 • 北 京

吉田茂著

大磯随想

根据日本雪华社1962年版日文部分译出

• 内部读物 •

大磯随感

〔日〕吉田茂著

刘德有 郑文译

韩润棠 刘德有校

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

(北京后圆恩寺3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101号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定价0.16元

1963年9月第一版 1963年9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张1·字数22,000

统一书号3003·686

目 录

政治的貧困.....	1
想到那里，写到那里.....	7
在海滨.....	11
外交与直感.....	17
偶感.....	21
大磯随感.....	25

政治的貧困

目前在日本，政治貧困之說甚囂塵上。實際上，日本的政治固然貧困，而其中也有被某些人故意加以誇張和渲染的成分。這些人有一種夸大政治貧困的傾向，企圖從邏輯上來說明現在的政治形態是不行的，依靠民主是行不通的。這樣一來，便引起了群眾的共鳴，因為事實上，日本的政治本來是貧困的。然而，這是導致否定議會政治的傾向，我們必須充分注意。

的確，我國的政治是貧困的。但這是由於我國存在着不能不陷於政治貧困的宿命性因素。而且有戰敗這樣一個事實，當然不能實行好的政治。實際上日本從來不曾有過民主，到了戰後才有了民主。但是，這並不是依靠我們自己的努力而取得的民主。

日本的民主誕生不久，大部分民眾還不理解民主的真正意義。因此，在議會政治上也出現了貧困性。但是，我們認為在我國除了議會政治之外，是沒有其他道路可走的。因此我們必須盡一切努力，推行議會政治。日本的議會政治所以不能很好地實行，就是因為政治家無能。多少有些能力的人，在戰後竟遭到了整肅，及至七、八年後解除整肅的時候，有些人已經昏聩了，就是頭腦還清楚的人，也已經跟不上時代了。至於新出現的人物，雖不能認為他們無能，但是，由於他們缺乏政治訓練和經驗，因而足以擔當國事的能力還很薄弱。我認為，這些因素使日本的政治陷入了貧困。也可以說，這就是戰敗國命中注定的現象。

但是，我絕不失望。我相信人是會進步的，將來一定會出現比現在更優秀的人材。絕不能說過去的人都好，現在的人都不行。因

此，我并不失望，不过，在目前这个阶段，不能令人满意乃是事实。

但是，即使想要创造一个令人满意的局面，也不能立时找到灵丹妙药，只好耐心地教育民众，使他们体会民主的真正意义。为了通过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达到这个目的，政治家、民间有识之士都应努力。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政府现在的所作所为只能使人丧失这种希望。这固然是由于政府被不断出现在眼前的严重事件弄得头昏眼花，但另外一个原因就是日本在目前情况下什么事情都行不通。为了冲破这个障碍，必须掀起一个全民性的运动。

目前，在日本存在着保守和革新两大势力的对立。我很早就希望这样，并且多年以来一直主张这样。但是，实际做起来却很不顺利。我通过几次国会活动已经明白了这一点。尽管如此，我仍然认为两党制是好的。在过去，由于四、五个政党同时并存，结果招致了政治的不明朗，带来了混乱。我认为这样下去的确不可，所以曾想采用干净利落的两大政党对立的形式，可是实行之后也很不顺利。因为在形式上虽然成了两大政党，但实际上保守党内的自由党和民主党互相对立，社会党内的左派与右派也互相对立。这都是由于尚未融为一体的原故。我认为顺利地实行两党政治，还需要两三年的过程。因为两大政党之间须要有共同基础。我认为议会政治是不能建立在两大政党绝对对立的形式之上的。然而，日本的两大政党现在还没有共同的基础。反对党总是反对到底的，尤其是外交政策，由于关系全体人民的利害，本来不应该没有共同的基础，但是在日本，就连这种共同基础也是没有的。

但是，我并不感觉绝望，因为现在就感觉绝望还为时尚早。如果经过多年的实践，议会政治在日本的确行不通，那只好绝望，承认日本民族没有运用议会政治的能力。但是，在绝望之前，必须尽最大的努力。

我并不是像某些人那样低估日本共产党的前途。恰恰与此相反，我是非常重视它的。因为日本共产党有能够进行活动的环境，有强有力的后台老板。

但是，现在的问题是苏联国内的情况已经发生了变化。我们必须特别注视斯大林死后所出现的这个变化。首先是，甚至过去一直信仰共产主义的人，也开始证明共产主义是行不通的了。在这一点上，日本共产党恐怕也会打一定的折扣。

现在，共产主义国家正在发生动乱。过去没有出现过这种情况，倒是不可思议的，由此可见，过去是进行了多么残酷的镇压。只要它们稍稍放松一下绳索，立刻就会发生动乱。因此，我们应该密切注视苏联和共产党的动向。

我国现在的两院制，存在着许多问题。这些问题是不能置之不顾的。现在，由于参议院也逐渐政党化，两大政党形成了对立，以致在众议院经过一个回合之后，只是照样搬到参议院里重演一次，这和一院制没有两样，无聊得很。为了使参议院能够充分发挥第二院的职能，必须修改选举法，以便让那些能够代表国民良知的人士不必通过选举而占据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一左右的议席。当然采用像过去那种由天皇指派议员的形式是不可的。不过，只要这些议员站在公正立场行事，就能成为左右参议院大局的力量，所以其余的议员也可以通过选举产生。我认为现在出席参议院的职业代表最坏，他们仅仅是代表着不同职业或行业的利益，因而也就毒害了参议院。例如在参议院发生的暴力事件中，所谓教育家的那些职业代表们闹得最凶。他们只顾维护教育家的利益，却忘掉了参议院议员的职责。

参议院全国选区的议员，本来是应该由学识渊博经验丰富的出人出任的。但是，不知道什么原故，全国性工会或商业公会的代表都上来了。这样一来，就完全成为这些组织的利益的代表者了。

美国的众議院是代表民众的，参議院是代表州的。美国虽然也是两院制，但和日本的原則不同。在英国，上院似乎已經有名无实，現在只是起着道德上的約束作用。但是，如果能像英国那样順利地推行議會政治，那么，就連上院的約束作用也沒有多大必要了。

目前在日本，只依靠众議院是不行的。誰也不能預料到它将要向什么方向发展。有的人主張不要参議院，但是为时过早，只要参議院發揮其約束作用就可以了。

在明治、大正时代的元老制，現在完全沒有恢复的余地了。因为那是天皇专权时代的产物。我认为在今天不管是由誰来任命元老，都沒有絲毫意义。外交界的老前輩們常常集会，就是他們对于出現一批外行外交家的一种对抗，也是維護职业外交家职权的运动。如果真正想要对国政有所輔助，那么，現在有各种審議會，只要使其發揮作用就可以了。現在審議會很多，必須加以整頓。在这么多的審議會之外，如再設置元老，則不但沒有必要，反而会增加麻煩。不仅如此，如果出現这种元老，那么可以肯定地說，日本的議會政治即将接近尾声。

一提起恢复元老制来，人們立即就会联想到右翼的問題。我认为右翼並沒有什么了不起的。誠然，右翼是一个令人厭煩的存在。不过我想它的結局只有墮落成暴力集团。实际上，現在許多所謂右翼团体正在变为暴力集团。由于他們失去了最有力的后台——軍部，現在也許正期望着自卫队强大起来成为自己的靠山。从这种意义上讲，也必須严守自卫队的高級官員由文官充任的原則。

鳩山內閣的最大缺点是政治效能不高。在民主原則方面，似乎比我的內閣还前进了一步，但是国民对鳩山內閣感到失望的，就是它的政治效能低。这个事实是无可掩飾的，并且，政治效能低是使人們对議會政治感到失望的最大原因。在鳩山內閣时代，首相

不能決定任何一個問題，效能之低已達極點。從某種意義上來說，這也是好事。首相不專斷獨行，這的確是件好事；但是由於黨內意見紛歧致使政治效能低劣，這絕不是好事。在這一點上，還是我的內閣效能高。

我們可以看一下德國的例子：德國在實行魏瑪憲法之後，效能低劣和不統一的政治妨害了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德國的復興。後來出現了希特勒那樣的獨裁者。因為他獨裁，所以決定問題很痛快。這樣，不久就完全發展成為專制政治了。意大利出現了莫索里尼，情況也是這樣。

因此，像鳩山內閣那樣無能的內閣如果繼續執政，就會產生反作用，有迫使我國人民走向專制道路的危險。

如果提起可以寄與希望的接班人來，我們現在還沒有找到。雖然今後會陸續出現，但目前卻還沒有見到。老牌的政治家仍然在活躍着，年青人還處於萎縮狀態，這就是使日本民眾感到失望的最大原因。

如果現在勉強找一下可以寄與希望的人，那麼，在自由民主黨內首先可以根據年輕這一點，舉出岸信介、河野一郎、三木武夫，以及池田勇人等。此外，也就只有佐藤榮作了。這些人是否是能夠肩負起日本民主政治的理想政治家，那另當別論，但在今天，除了他們實在無人可舉了。

在社會黨內，今天占統治地位的仍然是戰前那些人，還沒有出現可以寄與希望的人。如果勉強舉的話，可以舉出和田博雄等。他們有可能成為主流派。

現在，日本人民對於向左轉還是向右轉這個問題，尚未作最後的抉擇。如果他們進一步感到失望，則很難預測其後果，尤其是有左轉的危險。

有一個訪問共產黨中國歸來的右翼人士說過這樣的話：“右翼

有轉變的必要”。从右翼轉變，那只能轉向左翼，他們也許准备轉向左翼。我們必須充分注意左轉的危險。事实上，日本的軍部在戰爭期中也曾相当左傾。例如滿洲国就不是右翼分子搞起来的，而是在左傾思想指导下搞成的。

日本是以議會政治为基础的国家。因此，同那些和我們观点相同的国家亲善友好，是理所当然的事。但同时，对于和我們观点不同的国家，也不應該像現在这样永远处于敌对关系。那些所謂慎重派的人們害怕日本和共产主义国家来往。其实有这种想法的人并不是什么慎重派，而似乎可以称之为恐共派。这表明他們对于自己的民主是沒有信心的。美国好像相当害怕共产党，但是像英国那样的国家，却不怕共产党，法国也不怕。这是因为英、法等国对于自己的民主具有信心，所以并不感到害怕。在日本还没有这种信心。至于我本身怎么想呢？我不能断言：在目前社会条件这样恶劣的情况下，日本能够一任共产主义的宣傳随意氾濫而毫无問題。但是，我认为不必要的恐惧就是懦弱。應該竭尽全力来采取足以对付这种威胁的政治手段。然而，我們現在並沒有这样做，只是沉溺于爭权夺利的斗争，这的确是令人痛心的。

想到那里，写到这里

英国首相麦克米倫在百慕大会談之后曾說：“美国和英国在友好气氛中，坦率而充分地进行了会談。”日本和美国的会談也应该像美英那样友好而坦率地进行。

令人遺憾的是，美国的对日政策往往有始无終。所謂反美情緒就是因此产生的。例如美国之所以和日本簽訂了安全保障条約，并不見得是因为日本可爱的緣故。我认为，美国是从它自己的太平洋战略的需要和美国的国策出发而和日本簽訂了条約的。日本也是从自身的防卫出发并根据日本的国策而和美国締結了安全保障条約的。既然如此，那么在实施条約的过程中，美日双方何尝不可以更坦率地进行种种协商呢？在鳩山內閣时代，日本提出了削減防卫分担費的問題，美方則表示反对，以致双方爭吵不休。鳩山內閣的討价还价固然小气，而美方在这样一些小問題上鬧个不休，也并不大方。这些事情都是由于美国的对日援助政策有始无終所引起的。

战争刚一結束，美国便把大批的粮食、衣物等做为特別援助物資运到日本，日本人民以为賴此免于飢餓而感謝美国。但是，此后由于美国对日援助不能善始善終，便好心不得好报，日本国民虽然没有忘掉美国的好处，但反美情緒却开始产生。

美国的对日政策，似乎有些自以为是，也有些信心不足，沒有信心就会搖擺不定。美国的用意善良，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應該满怀信心坚持到底的，却没有坚持到底。例如，美国如果认为鳩山內閣的外交方針是錯誤的，那么無論是从对日友好还是从美国

的国策出发，美国都应该义正词严地对鳩山內閣提忠告或劝告。

美国的对外援助政策很不彻底，有许多地方使人感到它信心不足。例如对东南亚的援助，如果不是建立在充分而彻底地了解东南亚真实情况的基础上，那么，这种援助就如同把金币送给小猫一样。小猫即使得到了金币也是不会使用的。对小猫来说最好的东西就是鱼干。美国对东南亚的做法，恰如认为金币的价值比鱼干高得多，而把金币强塞给小猫。美国如果真正想使东南亚繁荣、提高这个地区的生活水平，防止共产主义渗透，就应该和最了解东南亚情况的日本进行协商，利用日本对东南亚的深刻了解，制定共同援助东南亚的政策。因为开发东南亚对日本来说是关系到生死存亡的问题。在中国已被封锁的今天，日本正想向东南亚寻求工业原料和国民的食粮。美国如果利用日本的这种需求，也可以用低廉的代价达到自己的目的。对于接受援助的国家来说，也会获得更大的利益。

与其把晚礼服或大礼服送给穷人，倒不如多送给他一些衬衫，更受欢迎。美国和日本合作开发东南亚，不仅经济，切合实际，而且不会被人误解为殖民主义政策。美国在任何情况下都应该很好地考虑这一点。单纯的金圆外交只能在对方国家培植反美情绪。

苏联说，由于资本主义本身的作用，资本主义国家将自行崩溃。我却认为只有共产主义国家才会自行崩溃的。实际上，有许多实例摆在我们面前。例如匈牙利和波兰等国，由于生活水平低，正在发生叛乱。在今天，也只是在共产主义国家里才有排队买粮的现象。共产主义只是在贫困的物质缺乏的国家里才能够存在的制度。但是，物质的缺乏超过一定限度时，就会产生叛乱；当物质丰富了，经济繁荣了，那个国家的共产主义就会失势。据说在西德，随着经济的繁荣和复兴，共产党员的人数正在锐减。总之，共

产主义只能在某种程度的貧困範圍內存在。貧困到了极点，就要发生叛乱；經濟繁荣了，共产主义就会自消自灭。現在，这种現象不是正在接連不断地出現嗎？自由主义国家應該大声疾呼地向全世界指出这一点。

对共产党中国采取什么政策，是日本今后外交政策上的重大問題。对日本來說，應該恢复和中国大陆的通商貿易。日本需要輸入中国大陆的原料，中国大陆也是日本中、小企业的重要市場。如果开放了这个市場，日本的复兴将会更加迅速。我认为美国也不應該一味封鎖和中国大陆的通商貿易，而應該采取措施开放貿易，让共产党中国也得到繁荣，使中国民众充分懂得“共产主义制度无利可图，只有自由貿易才能发财致富”。以中国人的天資，是最容易懂得自由貿易才能发财致富这一哲理的。

現在共产党中国和苏联一起构成了共产主义国家的軸心。自由主义国家应当认真考虑如何分化这两个国家。我认为英国已經懂得了这一点。美国和其他自由主义国家也應該具体而深入地反复思考这个問題。我想我們在具体考虑这一問題的时候，仍然應該有这样一个出发点，即：从經濟上解放中国大陆，使原来就喜欢自由貿易的中国人再次充分尝到自由經濟的甜头。只要我們能够采取謹慎而巧妙的措施，中国人必会投向繁荣的自由經濟。

現在回过头来看一下日本的国内政治形势。目前，日本的政治是由自由民主党控制着議会的絕對多数，政局出現了大致稳定的局面。但是，自由民主党的領導人們，今后还應該同心协力地进行政治活动。要知道，从党的內部来破坏党的統一的活动，是最不民主的。如果大家都能虛心合作，領導人能够处理政治、外交上的重大問題，那么領導人就会比現在更有信心。只有这样，自由民

主党內的派系才会逐步消亡，领导人才能做出成績来，輔助他們的人也会随之增长力量。

凡是有秩序的保守政党，在决定总裁人选的时候，都不采用最后投票的方式。继承人应该自然而然地产生出来。在自由民主党內，协助领导人的人们当中，也会自然而然地形成甲、乙、丙、丁的顺序，这些人的力量得到了发展，就会从他们当中产生出继承人来。

关于日本社会党，我也想說几句。社会党提倡建設福利的国家，在它的政策中特別突出地強調了人民福利和卫生保健事业，这是好的。但是，現在的社会党似乎是在总評的强烈影响下，只热中于罢工，一味搞工資斗争。而且，尽管它认为共产主义不好，却又无事生非地主張同共产党中国恢复邦交，整天忙忙碌碌，为了爭取执政竟然不顾国家利益，不擇手段。由于社会党只热中于这些事情，在短期内，政权是不会輪流到它的手里的，而且日本的国政也不可能委托給这样的政党。

日本人民不完全是工人。应当考虑全体人民的利益。階級政党是不能担当政权的。我深切希望社会党更有深謀远虑。

最近，日本的經濟复兴有了卓異的成就。世界上有哪一个国家在战敗之后独立不到十年就取得这么大的复兴成就呢！这确是惊人的。前些日子，我偶而走过东京都內的从上野到新桥这段大街，这一帶在战敗后几乎是一片廢墟，但是現在，已經看不到一点战争的痕迹了，在街道的两旁排列着坚固的建筑物，出現了许多高楼大厦。商店里的物品从日用品到高級品应有尽有，不但品种多，数量大，而且质量好。汽車来往像穿梭一样，超过了倫敦和巴黎的盛况。街上的行人就更多了。我认为这是日本人民的天分和勤劳所带来的繁荣。为此我感到十分高兴。日本人民应该对这种特殊的天分具有充分的信心，誓为日本的繁荣和世界和平而努力。

在海滨

前些日子，有一个美国人来过我这里。他对我說，他研究社会科学，这次是来研究日本的。

我对他讲了这样一段話：

美国現在正把东南亚各国拉在一起，建立反共同盟，說它是东南亚条約組織。这岂不是笑話！这些国家都是零，不管多少个零加在一起仍旧是零。只有当日本加入进去，才会有中流砥柱。排除日本来談什么东南亚条約組織，实在是荒唐得很。

很早以前，一些欧美人就說：“中国正在觉醒”。过去我在中国的时候，也常常听到这句话。这句话在更早些时候就已經流行了。大約是在鴉片战争即 1840 年的时候，当中国出現了曾國藩这个人物以后，就有人說中国正在觉醒。

尽管有人說中国正在觉醒，可是直到今天，中国还没有觉醒，依然在沉睡。中国作为一个古老的文明国家是非常偉大的。其实，中国的偉大只是如此而已，从那之后就完全进入了沉睡之中，而現在也还在沉睡。

然而，不了解情况的外国人，却认为中国正在觉醒。中国的人口很多，其中也不乏杰出人物，因此乍看起来，中国似乎正在觉醒。但是，中国本身絕沒有觉醒。其所以令人感到中国已經觉醒，是侨居中国的外国人的活动使然。由于侨居中国的外国人在中国进行活动，这样就給人一种感觉，好像中国正在觉醒。在侨居中国的外国人当中，人数最多的是日本人。正是由于这些日本人的活动，使得人們认为中国本身正在觉醒。实际上，中国至今尚未觉醒，也不知道今后还要沉睡多久。誤认为中国已經觉醒的，恰恰是欧美人自己。

真正觉醒了的确是日本人。让我们来看看日本的情况吧！自明治以来迄今不过一百年，但在明治以前，世界上几乎没有人知道日本的存在、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当时的日本只是远东的一个无名孤島而已。

可是这个远东的无名孤島，在不到一百年的期間里，經過了甲午、日俄战争和第一次世界大战，一跃而成为世界五大强国之一。于是得意忘形，终于又发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但它曾經称霸一时，严重地威胁了西起印度东至美国、澳洲的广大地区。昔日，亚历山大大帝曾席卷中近东而名揚史册。但是，亚历山大大帝所征伐的地区并不算太大，如果多少吹些牛皮的话，则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曾威胁过西面的印度、东面的美国、澳洲、北面的苏联以及太平洋一带，比起亚历山大大帝的功績来可謂大矣。但是，日本所进行的大东亚战争，如果同由于出现亚历山大大帝那样一个偉人所做出的業績相比，则日本并未出现一个偉人。东条之流实际上并不偉大，只是装作偉大，发动了輕率的战争，結果遭到了失敗。尽管失敗，而我們日本人毕竟是在那个广大的地区昂首闊步过的。历史上有过这种偉大的創举嗎？把如此偉大的日本人置之度外还能談得上什么东南亚条約組織嗎？

日本由于发动輕率的战争遭到了慘痛的打击，因此，在战争结束后，有些人认为日本已不能复兴。当时在东京，几乎没有剩下一幢像样的房子，到处都是廢墟。甚至連我們自己当时也不敢相信日本有一天会恢复原状。人們的衣食住沒有着落，要什么没有什么，真是凄慘极了。

但是，这样的日本竟在十年之中繁荣起来了，无论从汽車的数量，还是从楼房的幢数来看，都比战前增加了几倍以至几十倍。世界上有哪一个国家出现过这样的复兴景象呢？在西德，不論是柏林或者別的地方，都沒有恢复到这种程度。

抛开日本而建立东南亚条約組織，是毫无意义的。与其如此，莫如考虑效仿欧洲的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建立以日本为中心的远东条約組織来对抗共产主义国家。

为此，日本人自身也要有更大的信心。我們應該自信日本是一个偉大的国家。然而我們現在所做的却是些不大方的事。例如：到苏联去請求允許我們捕魚，結果反而遭到了恐吓；到共产党中国去請求貿易，結果又发生了挂不挂国旗之类的問題，并且遭到了台灣方面的恐吓。这都是不应该做的。

我认为过分估計同共产党中国的貿易是荒謬的。因为現在的情况和过去完全不同了。共产党中国如果还有貿易余力的話，它就同苏联做生意了，余下来的商品才会运往日本。因此同日本也就不会有什么像样的貿易。

前年，赫魯曉夫和布尔加宁訪問倫敦的時候曾經說過：“英国如果能够和苏联改善关系，苏联一年可以向英国訂貨八到十亿英鎊。英国人問道：“你們用什么东西来支付呢？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苏联是用克里米亚的小麦和黄金支付貿易入超的。現在苏联人口增加了，已經沒有余力輸出小麦，黄金的产量也在年年减少，苏联是沒有貿易結汇的能力的，你們到底用什么东西来支付呢？”英国人这样一問，这笔生意也就吹了。

由此可見，对于同共产主义国家的貿易抱有太大的期望是愚蠢的。我不了解苏联，因此不便說什么。但是，至少我知道中国是沒有太大的輸出能力的。

就紡織品来讲，质量好的，中国沒有力量买，质量次的，中国自己也能生产。因此，也就不可能和日本大規模地进行貿易。鋼铁和煤炭如果还有剩余的話，他們也是要拿到苏联去的。共产主义国家都苦于缺乏消費品，而拚命向各处搜尋。因此，如果日本向中国輸出消費品，他們可能很願意购买。但是，他們买去的东西都将